

陳文恭公五種遺規

在官法戒錄摘抄四卷桂林陳文恭公原本而余命兒子肇紳為之重梓者也原書有涉及因果者節去十之二三所以壹勸懲翼理教也初余受

天子命陳臬事由秦而閩而齊魯日坐堂皇聞吏胥抱牘進則惴惴懼懼夫二不當而若曹上下其手獄且失平既而思之若曹亦猶人耳導之以善而絕其為不善未有不激發於天良而相懲於匪僻者也歲壬午閩中林少穆廉訪出其書見其辭意至切近而易曉鼓舞振興之幾於是乎在在官者家置一編以為日用行習分息之式是亦振吏治挽錮習之一端矣桂林舊有四種遺規肇紳已為摘抄行世是書刊竟復為識其緣起如左

道光三年歲次癸未秋七九月既望洪洞葦間劉大懿序



在官法戒錄原序

天下之人無過善不善之兩途而人之慕乎善而遠不善也則不外於法戒之兩念予有四種遺規之刻蓋冀天下人無男女貴賤少長賢愚均有所觀感興起見善者而以為法見不善者而以為戒也云爾既又思之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者則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二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吏胥徒府掌廩藏者即今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即今之典史也胥即今之都吏為徒之什長徒即今之隸卒也是為庶人在官其祿同於下士其田在遠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讀法書其孝友睦婣得與於鄉舉里選之例故當時僚隸輿台之守法循分豈惟風俗之醅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詩書人以吏為師漢制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為吏當時刺史守相自辟其屬恒求其賢者以為吏而進達之而吏亦皆束身自好以斷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鉅卿起家掾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為近古非由吏之得人而然乎魏晉而後流品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清流之班沿及隋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選益輕矣然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眾也官去鄉國常數千里簿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尚或多未習而吏則習熟而諳練者也倘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為而不能不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繫於官即繫於吏吏之為責不亦重乎而為吏胥者類皆有機變之才智不能安於耕鑿畎畝之樸以來役於官因盤據其間子弟親戚轉相承授作

姦犯科相習熟為固然而不知禮義之可貴為官者亦多方防閑之推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不可馴擾夫防之愈嚴作孽亦愈巧摧之愈甚自愛之意愈微將置然喪其廉耻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而貪昧陋劣之員受其牢籠牽鼻綸胥以敗也又不足言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我

國家立賢無方吏員一進咸有進身之階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即或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利更不如其畏身家子孫之奇貨公試語人以于公治獄之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語以王溫舒舞文巧詆奸利受財而罪至於五族未有不悚然易慮者也特無以提醒之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矧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典故明利害視田野之愚氓閭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為官者方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為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僻於心何安而於事又寧有濟乎余於聽政之暇採輯書傳所載胥吏之事各擬論斷夏為四卷名曰在官法戒錄廣為分布以代文告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觀是錄者善惡燁陳榮辱由已何去何從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

乾隆八年夏四月桂林陳宏謀題於豫章使署

在官法戒錄摘抄卷之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笏摺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計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總論

太公陰符曰。治亂之要。其本在吏。吏有重罪十。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污。四吏以威力脇民。五吏與吏合姦。六吏與人無惜。七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八吏賤買貴賣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震懼於民。失治者有三罪。則國亂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國不可守。又曰。為吏守職。為民守事。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外不懷怨。內不徵爭。後漢書注

周官自府史胥徒。以至鄙師縣正之屬。皆所謂吏也。太公所言十重罪。已盡後世作吏之弊。天下治亂實基於此。為吏者當知己與命官。雖有尊卑。其為民生休戚所繫。則一不可不自勉也。

王仲宣曰。大凡執法之吏。不關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凡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凡庸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黠

為吏者悉孰律例可以斷獄決疑此用其所長也若用以舞文或務為深入則毒流便不可當非法之有弊而心之無良也可弗戒與

范蔚宗曰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杖以探情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蓋由此也

後漢書郭躬傳論

獄吏雖微而其操生殺之權與大吏等且凡獄之成皆以初上之獄辭為據輕重出入之間尤不可以不慎也范史論郭氏之興而歸本於察獄平刑哀矜勿喜其所以示勸者深矣

劉公非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繳曹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馭

曹有東西曹功曹賊曹諸名如今之各房科是也掾者屬吏之稱書史主錄記馭吏馭車者

亭長收捕盜賊游徼循禁姦盜曹夫主賦役平爭訟街卒如今之巡兵門幹門下辦事小吏也此皆近世所稱為賤役而古昔則儒生學士往往為之誠以人之樹立各視其志不繫乎職之貴賤耳漢公卿多起小吏而兩京人才之盛吏治之隆後世莫能及豈不可慕而可法

哉

蘇東坡知徐州上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改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

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胥夫。郅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李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不用故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稅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本集

文武英才各有所託而興。自古流品誠不足以限人也。今世吏胥多由讀書未就執事公門未嘗非士類也。及以吏員入官為守令為監司未嘗限其所至。與唐宋流外官之制不同。有志者正可乘時自奮矣。若夫鞭撻之施視乎其人之自愛與否。人果有心向上必能守法遠罪。又何必廢刑而後士有可用乎。

東坡論積欠狀云。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曰。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

家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贖，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埽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延蔓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小民為姦，使食邑戶。此何道也？臣自願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債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孔子曰：『苛政猛如虎。』以今觀之，殆有其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狼虎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同上

追呼之擾，摹寫曲盡。讀此而不動心，猶刮民脂髓，快其吞噬者，真與虎狼無異。天地間如何容得。

李之彥曰：『訪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損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

東谷所見

豪家恃勢，魚肉小民，未有不結交胥吏者。胥吏貪其賄賂，未有不甘心為之指使者。夫胥吏於所害之人，大抵鄉里相識，非親即友，何忍助惡為虐，苟出其良心，主持公道，不為豪富所

使則豪富無所倚恃。或稍知斂戢。不致肆行無忌。喪厥身家。所全者豈獨在貧弱之人乎。  
又曰。今日圖國。供谷不由於民情。可否一聽於吏手。往往自撥情款一本。令囚人依本書之。更  
不可增損一字。真情無所赴愬。呼天神不聞。號地祇不聽。痛哉痛哉。夫獄訟所以平曲直。雪冤  
枉也。今有財者勝。無財者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豪強得志。貧賤銜冤。此豈國家之福耶。願司  
聽斷者。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鑑。天下何患不太平。上同。

臨審私串口供。既審刪改招冊。種種弊端。無非為錢所使。須知詞訟內。幫一邊必害一邊。己  
之所得。有幾。人之受累。無窮。故鑑虛衡平四字。不獨官府之良規。亦吏人之要訓也。

李昌齡曰。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後也。故於定國父治獄多陰德。  
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母知其必貴。信有之矣。然陰德亦甚易積。不獨富  
貴有力者。雖尋常之人。皆可積也。蓋所謂積陰德者。非謂廣散金穀。廣設僧道。建造寺觀。然後  
謂之積陰德。凡為此者。乃愚人作業福。非積陰德也。或曰。何謂業福。子對曰。蓋彼所聚之財。取  
之多不義。取不義之財。而廣布施。設齋供。故謂之作業福。非積陰德者也。所謂積德者。常操不  
害物之心。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積陰德也。今始以其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螳之  
墮淵。而吾能救之。亦是積陰德。矧夫人有饑寒。吾能飽暖之。人有疾厄。吾能安樂之。救人之患。  
難解人之讎。怨濟人之困。貧不沒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言人之過。凡此之類。皆積陰德也。常  
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厚矣。殆見福壽之增崇。門戶之盛大。子孫之榮顯。不求

而至予言不欺力行之可也

樂善錄

方便處處可行。公門中尤易行。罪孽處處可作。公門中尤易作。此篇雖為眾人說法。於吏役尤切。所當書紳也。

馬貴與曰。西漢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繫其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故公孫宏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東京才智之士。亦多由循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劭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史。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當時並不以為屈也。耐齋又曰。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貴官。而賤役也。後世為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故為世所輕。而儒者尤耻與為伍。秦棄儒崇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嘗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以為惡也。同上

觀此二條。可知自古胥吏為儲才之地。今雖不能如昔所云。而有志者。正不因胥吏而貶損也。尚其激昂奮發。媲美前賢。為胥吏吐氣也。

顏光衷曰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間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枉無舞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萬善事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立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知毒之財得亦非福也地吉錄

親切指點見得衙門中人隨處可以為善也積德固易積惡亦易視人存心何如耳

言行錄

王心齋倡道海陵郡諸掾吏以事至海陵相率詣之先生無他言第曰心地好前程保言行錄

六字可作掾吏箴蓋惟心地好則不妨於作吏不然未有不造惡招禍者也

陳眉公云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曰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長者人須心中無慾方能心平心平方能事平故廉又為平之本吏多不能廉亦不肯廉故動多不平之事雖有能適足濟其惡耳

又曰當官若不行方便做甚麼公門裡面好修行凶甚麼刀筆殺人自自殺唆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他家富貴前生定如其麼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麼豈可人無得運時急甚麼人世難逢開口笑惱甚麼補破遮寒即暖休擺其麼纔過三寸成何物饒甚麼死後一文將不去吝甚麼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麼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麼聰明反被聰明誤巧甚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誑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辨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憎甚麼冤冤相報幾時休

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麼。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麼。誰人保得常無事。謂甚麼。公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人是禍。饒人福。下甚麼。言行彙纂

勸世歌曰。心不光明。點甚燈。念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吃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利己害人。促壽算。積善脩行。裕子孫。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暗中陰陽。分明有。遠在兒孫。近在身。守口莫談人過。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嘆欺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解人

二則皆醒世通言。余取其尤切於胥吏也。故節錄之。官衙中人。果能每日常念此一遍。諸般過惡。卽從此減矣。

惜字十八戒。賣舊書。廢紙與人。印封錢冊遺棄污穢中。脚下踐踏。糊窗壁。覆甌鉢。

畫拭几硯。擦垢穢。燃燈夜照。點大吃烟。刀剪裁破。因怒扯碎。以書籍作枕。

與婦女夾針綫。嚼爛吐地。塞牆壁孔內。燒灰仍棄於地。言新彙錄

廣惜字真詮。下筆有關於人性命者。此字當惜。下筆有關於人名節者。此字當惜。下筆有關於功名者。此字當惜。下筆有關於人閨閭陰事及離婚者。此字當惜。下筆離間骨肉者。此字

當惜。下筆謀人自肥。傾人自活者。此字當惜。下筆凌高年。欺幼弱者。此字當惜。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下筆唆人構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下筆恣

意顛倒是非。使人含冤者。此字當惜。下筆喜作淫詞艷曲。兼以詩札譏誚他人者。此字當惜。

意顛倒是非。使人含冤者。此字當惜。下筆喜作淫詞艷曲。兼以詩札譏誚他人者。此字當惜。

意顛倒是非。使人含冤者。此字當惜。下筆喜作淫詞艷曲。兼以詩札譏誚他人者。此字當惜。

下筆刺人忌諱令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同上

以上二則相傳為文昌帝君語事雖無考而文字發天地之秘起萬化之原為聖人所作敬之則蒙福褻之則獲禍此千古不易之論也身在官衙以紙筆給事几案叢雜最易犯不敬之罪至廣惜字各條則今之胥吏所習以為利而惟恐其不能者也下筆時苟存慎惜之心則於為善去惡也不遠矣

徐太室曰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職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姦一面窺姦婦故此姦伏而彼姦起歸有談園塵

衙門中日日治姦治盜而胥役不免為姦盜之事千般計巧所瞞昧者止一官耳衙門而外人人目為姦盜清夜捫心能不通身汗下

胡端敏公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則為良吏存業編

此二語亦人所易知但身入公門則無人不作瞞人害人之態無時不行瞞人害人之計且有自悔不能瞞人害人者有惟恐瞞人害人之不巧者時地使然習而不察耳願書此二語於解舍以為羣吏朝夕之警焉

龔鵬卷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謬豈倉倉者亦憤憤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卻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同上

不急性不過倖免於旦夕有記性斷難免禍於將來所謂到頭終有報也世有身為胥吏倚

官衙權勢陷害良民以致家產富饒門戶鼎盛者人每驚而異之甚且羨慕而效法之是皆不知天之有記性者也

凡吏立身正直自能服人若動逞意氣故作威稜此怨府也

言行彙纂

逞意氣而作威稜意氣有時而平若使衙門胥吏倚附權勢吞噬無饜其為怨府也不知幾何矣

可以一出而救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為退避也但因以為利則市道矣同救厄解紛莫如在官之人所慮者以財利為行止全無公議包攬扛幫如虎生翼教揉升木禍胎怨府豈止市道而已

華彥良曰蛾之種類不一有一種名曰撲燈蛾似蝶而小夜飛見燈則撲之遂殞其軀夫蛾之撲燈向明而來初豈謂其害已哉必資其飛蛾利其膏澤故輕身投之迨知禍則已無及矣解人胥吏倚勢作姦舞文納賄將謂得財可以養家幾身命難保然則非理營逐早夜孜孜惟恐不巧者正其招禍取死惟恐不速者也與撲燈之蛾何以異耶

唐翼修曰凡為公門胥役者其處心積慮大約與屠業者相似初未嘗不具慈憫心積久便成殺機習慣則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顧忌之念到老年便成滑賊良心漸滅殆盡又有自家當是好人大眾交誼竟墮惡道者蓋其平日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用欣欣得意不知積孽多端不惟自身受之且禍延後代仔細思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即觀目前害人過多索

詐恐嚇為鄉邑所側目。一旦身罹法網。懊悔無門。雖日誦經禮懺。亦無救於萬一矣。古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思之思之。人生必讀書

危言苦語。曲盡情態。可知身入公門。真人鬼關也。苟有良心。能不猛省。

府史胥徒。其未入官之先。未必不良善也。及一入公門。而口之所出。多非實言。身之所行。多非正事。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給一家之用何也。彼既已在官。則以公門為恒產。上不能讀書以求祿。次不能耕稼以謀生。次不能工賈以求利。八口之需。皆望於公門所出。使口必擇言。身必擇行。將終歲無担石之入。室人交謫。嗷嗷待哺者。誰為養育。勢不得不喪其本心。言不義之言。行不義之行。取不義之財。以給一家之用也。及取之既慣。則竟視為應得之物。無害於天良。而大肆其貪殘矣。同上

託業在是。必謂一錢不取。誠有所難。但取之有道。須是於理無碍。於心可安者。方不損陰陽。若一味貪婪。恃威嚇詐。但知飽身肥家。全不顧人死活。究之飲啄前定。非可强求。分外不能。有毫末之增。徒使罪惡如山。禍延妻子。孰得孰失。顧執役公門者。熟思而審處之也。

顧亭林曰。漢武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吏。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祖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者。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為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樂五為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

吳顧邵為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為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日知錄

為吏用通藝明經之人。以其明理。而後可以任事。有識而後可以有為也。今之胥吏。未嘗非曾讀經書之人。乃讀書時原為營求科第。徒資口耳。全無心得。一旦棄舉業。入公門。益視經書為無用。其存心行事。雖顯悖經書。亦不及顧心術如何不壞。名節如何能立。顧先生此議。崇重學術。厚望吏胥。兩得之矣。

又曰。周官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眾也。謂眾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廝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同

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其間等威貴賤。迥不相侔。而其事則皆敷政理民。以輔佐天子者也。試看今日檄行。不曰該管官吏。則曰官參吏處。事無大小。有主持之官。即不能無承行之吏。苟明於陳殷置輔之義。吏益知所以自重愛。而不肯知法而犯法矣。

魏環溪曰。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寒松堂集

大凡胥吏貪財。止慮其不能取之。不慮其不可以用也。若知不義之財之不可以用。則貪心自澆。其已取而不義者。惟有為賑荒埋骨修橋等用。庶幾免悖出之患。可以免羞於末路也。